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六十五至六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漋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林紹龍

謄録監生臣邵敬修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六十五

宋　褚伯秀　撰

田子方第五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人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頓乘駁馬而偏朱蹄

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民有瘳乎諸大夫蹴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斔斛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斔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故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

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也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郭註聊以卒歲竟無所求不以得失經意其於假釣而已尚同則和其光塵潔然自成則與衆務異天下相信故能同律度量衡也為功者非己故功成而身不得不退事遂而名不得不去名去身退乃可以及天下也文王任諸大夫而不自任斯盡之矣斯須者

百姓之情當悟未悟之頃循而發之以合其大情也
呂註知臧丈人之足與為政得之於其鈞莫鈞之間
屬之以夢期之以卜而不卜者上恐大臣父兄之不
安下恐百姓之無天也用之三年觀於國其效至於
如所言則言能而夢不為不信欲卜不卜不為不敬
直以循斯須而已典法無更六典八法受於天子者
此其為一國之道也偏令無出則可以公之諸侯而
後出此所以可及於天下也壤植則壞其所樹之黨

斔斛則非先王之嘉量也

疑獨註此一節寓言文王用太公之事文王未得太公之時其心不忍百姓之無天託夢以求之亦聖人順人情之道及受之政大常之法不改不正之令不出三年之後天下尚同故列士壞植散羣植者木之直列士之操也方其尚同之時列士之操無用故壞列士之羣無施故散尚同則天下無異務故長官者不成德斔斛不入於四境功成如此故文王北面事

之而太公昧然不答汎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文王之舉太公非不能獨行以應天意盖不欲有異於衆故託夢以循衆人之情於斯須之間耳

碧虚註其釣莫釣謂直釣也託釣待時隱於釣以待常耳文王假夢質諸大夫大夫謂先君之命何疑何卜遂迎而授之政列士壞植散羣謂國治則忠臣隱諫垣廢也長官不成德謂民淳政簡斔斛不入境時和歲豐也尚同則君臣一心同務則四民著業顔子

猶疑託夢之非實答以權之予奪在乎斯須之間文王盡之矣又何論刺焉

劉槩註三代直道而行知臧丈人之有道則授之政可也奚必託夢以信諸大夫哉蓋知道者必達於理明於權道天也自信可也權人也豈可廢哉仲尼與文王盡之而顔子有所未及也然則高宗之夢有類是矣高宗則所謂直道而行者也精神四達與天地同流至誠之驗天人之際猶影響也其夢賚良弼者

不足疑矣莊子之寓言以為文王欲明權必考古以驗令故假夢以信於人學者或因臧丈人之論以推傅說則失之

鬳齋云常釣者釣常在手而無意於釣故曰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壤植散羣言不立羣黨不成德不有其功同務與衆同事不自異也外國鈌斛小大不同皆不敢入其境內諸侯無二心莫不知歸也朝令者閧文王有及天下之問故逃去終身無聞古本屬之大

夫上大字讀同大太山刻石始皇文曰御史大夫義

同

壤植說者不一司馬註云行列也散羣言不養徒

衆一說植者疆界頭造屋以待諫士故成疏云諫

士之館也無隱范先生云植者邉疆植木以為界

如榆關柳塞之類壤植散羣則撤戍罷兵隣封混

一此尚同之俗也續考司馬子長樂毅上燕王書

云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徐廣註謂燕之疆界移於

齊之汶水竹田曰篁植以為界之物也按此則范

講為可據餘義備見諸解

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

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

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

之淵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

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

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黄泉揮斥八極

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郭註盈貫謂溢鏑左手如拒石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前矢去未之至的已復寄杯水於肘上言其敏捷之妙象人謂不動之至夫徳充於内則神淵於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不能明至分故有懼有懼而所喪多矣
吕註引之盈貫持滿之至肘措杯水平直之至前矢

適發而復省方矢復寓而在弦復省則矢往而省還方矢則與前矢並言其前後相續而不絶象人謂其用知不分此射之射也不射之射則所謂純氣之守非知巧果敢之列故登山臨淵而不動其心發無不中推是以往則揮斥八極神氣不變固其宜也

疑獨註御寇之射用知之審者故能適矢復沓方矢復寓此射之中非道之中也及觀伯昏無人之登山臨淵背行逡巡御寇汗流至踵則猶是聖知之粗可

見矣若夫揮斥八極神氣不變則非聖人莫能故曰
涵於中也殆矣夫射之射謂不出於力分之外不射
之射力分又不足以言之
碧虛註考之射法左手如拒石右手如附枝故可措
杯水其肘上弦發矢往復沓前箭所謂劈括而入也
箭方去未至的復寄杯水於肘上言其敏捷之妙象
人不動也是射之射謂猶存射法若登山臨淵而能
射非惟忘法兼亦忘形故能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也

鬳齋云發之矢方去而矢又在弦上沓於弦上者纔去方來之矢已寓於弦言一箭接一箭如此之神速是射之射也若登山臨淵背行逡巡而伯昏無人能之者不射之射也所謂神氣之守揮斥八極而不變者也

此章明精藝而神耗者易窮以道而通藝者不慄當發矢沓寓而如象人可謂盡射之藝矣及登山臨淵則怵汗而不能立況欲射乎此伯昏所以示

不射之射特寓道於藝非以是爲極致也然亦揮斥八極之漸與習養神之道者請觀諸此或疑御冦著書而自貶若是何邪葢抑己所以尊師尊師所以尊道也與彎射羿之弓者不侔矣　無隱范先生講宗呂註兼證郭氏小失云方矢猶方舟之義並也謂並執之矢已寓於弦非寓杯水於肘上也其論爲當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

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其去不可止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其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刦伏羲黄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禄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

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满天地旣以與人已愈有

郭註曠然無係玄同彼我則在彼非獨亡在我非獨存躊躕四顧謂無可無不可伏羲黃帝者功號耳非所以功也故其名不足以友於人也夫割肌膚以爲天下者彼我俱失也使人人自得而已使人自得者與人而不損於己其神明充滿天地故所在皆可所在皆可故不損己爲物而放於自得之地也

呂註真間栩栩然則其息以踵而深深之意以其得失之非我知命而安之也不知其在彼在我以道而忘之也躊躕四顧則自省之不及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古之真人所以不得説不得濫不得刼不得友者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故也若然者其神可以經山入淵充滿天地與人愈有言道之無窮也

疑獨註此即論語所載令尹子文之事又託肩吾以明之栩栩然氣微動貌軒冕之來不可却則順受之

其去不可止則任之而已得失非在我又何憂喜乎
亡乎彼我歸於大同得喪所以自泯天且不能貴賤
之况於人乎真人與化爲友故知者不可得而說美
人不可得而濫盜人不可得而刦羲黄不可得而友
惟其如是故經山不介入淵不濡居困而不失其亨
充滿天地與人而愈有也
碧虚註鼻間栩栩然色澤欣暢貌吾無以過人不矜
故無憂耳且有生之妄逆旅誠虚軒冕去來何異蚉䖟

之過目也故躊躕弗進存神道德之鄉顧盼四方御氣窅冥之域貴賤何暇及哉古之真人樸素故難説質直故莫渝寡欲故遠盜無求故不屈是知心無碍者死生不能變形無累者爵禄弗能榮若然者其神無方故貫至堅而無盡其氣無體故没至柔而不濡潛縕於無内充盈於無外推功與物物足而已有餘也

鬳齋云鼻間栩栩然息在内而有自養之意今尹之

貴若在於令尹則與我無預我之可貴若在於我則與令尹無預故曰其在彼邪亡乎我其在我邪亡乎彼躊躇四顧謂高視遐想於天地之間安知人之所謂貴者賤者知者不得說非言可窮美人不得濫非色可淫盜人不得刦非威可屈羲黄不得友遁世而輕天下也介間卑細貧賤也道在已而充塞天地推以化人用之無盡也

中心閑豫故鼻間栩栩然息深而動微知爵禄之

來不可却去不可止以我得失之非我而無憂色此其所以過人者也不知其在造物乎其在我乎以為在我則無造物以為造物則無我彼我兼忘夫何憂哉躊躕四顧言其自得何暇至於人貴人賤則所樂也故其視三仕三已若遊塵之過前此言安命者忘貴賤輕利者忘爵禄也故仲尼以比古之真人真人者死生無變於已以其浩然之氣充塞天地故推以利人其用無極南華寓言於肩

吾叔敖所以為可仕可止之鑑而於內樂無益損焉斯可與之論道矣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存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郭註言凡有三亡徵不足以喪吾存遺凡故也遺之者不以亡為亡則存亦不足以為存矣曠然無矜乃

常存夫存亡在於心之所措耳天下竟無存亡也

吕註天下有常存不死不生者是也得其常存而存之則存其存矣凡楚曷足以當存亡哉

疑獨註國之存者物存也吾之存者命存也至於命者國雖亡而已有不亡者存係於物者國雖不亡而已之所存者已喪矣楚王利人之國左右曰凡有三亡徵欲有其國也凡君不係於國故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

以存存譏楚王之存存者巳亡國之存無益也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楚未始存此以道觀之故無存亡也

碧虛註楚王有吞夷之志故使左右以言感之凡有三亡徵謂不敬老不尊賢不養民凡之亡也不足喪吾存不以皮為災也楚之存不足以存存國雖存而生已喪矣由是知存亡在道而不在國邑也

鬳齋云此即刖者有尊足存之意謂道之在已不問

有國與無國也凡不為亡楚不為存則世之得喪皆外物耳然其意尤在楚不足以存存一句失者既不足以自歛則得者亦不足以自矜此語誠有味

凡君不以國亡係念而能存己之存知身之重於國也楚王以國存自矜而已之所存者已亡以國為重於已也已重於國則國雖亡而無傷國重於已則國雖存而已無濟矣是知君子所當存者在乎道德而不在國位而况區區得喪下於國位者

乎

是篇立論始於子方之師人貌而天隱德潛耀有不容稱者遂足以使文侯悟所學之非真知魏國之為累可謂善揚師德一言悟主者矣何患乎已之不立道之不行邪仲尼見温伯雪子目擊道存則啟廸之機不在乎諄諄訓話之間顏子歎超逸絕塵瞠若乎後則大化密移盡求諸交臂易失之際老聃遊乎物初而孔子識其離人立獨具眼相逢造妙若此而猶

有問不幾於贅乎然非因機闡理則無以惠後學故詳及於陰陽成和生物之奥由其萌以究其歸使人人知天地之大全而忘形骸之小變是亦聖人弘道濟物之盛心也哀公謂魯多儒士則以衣冠取人莊子譏其行實故得以辭之及其號於國而獨存仲尼有以見其道之不磨偽學之易泯衡鑑昭昭其可欺邪文王舉臧丈人政成而夜遁則知有心為治者任賢惟急應物無心者功成弗居君臣之道至是極矣所

以示萬世之標準也至若伯昏以射觀列御寇叔敖三已而無憂色此又論至命之士離人入天與化為一揮斥八極生死無變者也學道必至此地方為極則不然皆外殉而中殆者耳終以楚王凡君身國存亡之喻明物我内外之分可謂知輕重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六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六十六

宋　褚伯秀　撰

知北遊第一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之丘而適遭无為謂焉知謂无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无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

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黄帝而問焉黄帝曰无思无慮始知道无處无服始安道无從无道始得道知問黄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黄帝曰彼无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若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

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爲无爲而无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黄帝曰吾問无爲謂无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

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吾知之奚故不近黄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人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黄帝為知言

郭註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道在自然非可言致不失德故稱德稱德而不致矣禮有常則矯效之所由生故為矯道者日損華偽華去朴全雖為而非為也物失其所故有為物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唯大人

體合變化化物無難也知變化之道者不以生死為異更相為始未知孰死孰生俱聚俱散吾何患焉各以所美為神奇所惡為臭腐然彼之所美我以為惡我之所美彼或惡之故通共神奇通共臭腐死生彼我豈殊哉以不知為真是知之為不近明夫自然者非言知所得是以先舉不言之標後寄明於黃帝則自然之冥物槩可見也

呂註知北遊則反本以求其所同而玄之極隱則不

皦弇則不昧无為則无事无謂則无言有言不答所以无為謂也反於白水之南又趨明以求狐闋之丘或不盈之地狂則不知所往屈則不伸黃帝之宮意之所在也夫道不可以知知无為謂則不知是真知也狂屈欲言而忘非不知也是以似之我與汝知之是以終不近也道无方故不可致致則招之使來德在我故不可至至則自此至彼德則无為而仁可為也仁則所厚而義可虧也禮則為而莫之應攘臂而

仍之是相僞而已所以為亂之首也故為道者日損以至於无為則仁義禮樂不得不絶滅之及无為而无不為則仁義禮樂孰非道耶今已為物則已有知欲歸其根而不知不亦難乎大人則光輝而物不能蔽歸根於芸芸之際亦易事耳生死始終无端无紀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知其氣之聚散為徒又何患乎故萬物一也特其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二者交相化而已以是知通天下一氣聖人所以貴一

疑獨註北與水皆知之所屬幽隱而弅顯喻陰陽之中无為无謂者道也三問而不答欲其得之於无言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蓋不可得而言也反於帝宫而問焉黄帝以喻中道故答以无思慮无處服无從道所以為知道安道得道也知則未能忘言遂曰我與若知之彼無為謂與狂屈不知也其孰是耶黄帝能體无為之道以行有為之事故以无答為真是欲答而忘為似之言者終不近道也又引老子之言而

語以知者不言之意无為无謂則真知也深遠之道不可致日新之德不可至仁可為也上仁為之而无以為是已義可虧也上義為之而有以為是已禮相偽也故見於道德仁義之後是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日損則至於无為无為則萬法皆空唯變所適也今已為物欲復歸根反本不亦難乎唯大人則易耳死者生之始則知生為死之終易曰精氣為物氣之聚也遊魂為變氣之散也若死生為一吾又何患

神奇人之所好臭腐人之所惡本乎一氣運轉無窮聖人貴一所以明夫自然之道非言知之所得當體乎无言之理而已矣

碧虛註知北遊於玄水之上欲藏知於淵默也然知不終默有隱伏則有升起知无所息故扣竅冥以求安无為謂以无答為答其旨深哉白水則向明而趨帝宮靈府也黃帝即真君收視反聽諸有皆空以知為是不知為非者重增過耳不言之教即妙有也且

真是與真知皆為道障尤難除者也大道无形可致
上德无德可知仁者兼愛弊則偏私而有可為義主
裁斷弊則傾兼而事可虧禮尚戚儀弊則矯飾而浮
偽生矣皆自知之失以至乎亂當先損其知後損不
知以至於无知无損而後无為无為而无不為也无
為則无我其唯大人乎唯忘生故死莫能係唯忘死
故復生之原知其紀者識其先有其聚者歸於散以
死生為一條惡往而不暇哉神奇者性臭腐者形萬

類皆以性存為美性壞為惡性之化為形形之復乎性不出一氣耳得一萬事畢孰不貴之哉夫有无之利用粗妙之相須也故先舉无為謂之不答示至理幽微次以狂屈欲告而忘明與默冥會終以黄帝之知所以假言詮道惑於知則為粗超於言則為妙也

鬳齋云篇首一段分真是似之不近三節主意歸於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繼以道不可以言致德不可以迹求仁義禮皆有迹則道虧矣而禮為尤甚墮體黜

聰此爲道日損也損之又損則忘其故吾之時至於无爲則循天理之自然无所不可爲矣求道而有迹則已猶與物同欲見本根之地難矣歸根言返於无物之初唯大人无爲則易也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如花木之發終无不盡之理則其生者猶死矣伊川云復入之息非已出之息即此意死生往來孰知其所以紀綱者氣若知死生只是一理吾又何患爲徒爲一也萬物生死一理而人自分好惡美惡如花卉

方歲則為神奇凋落則為臭腐不知葉落糞根生者又自是而始是臭腐復化為神奇古今往來只此一氣而已聖人知此故不以死生禍福為分別一者无分別也

褚氏管見云知北遊於玄水喻多識之士欲求歸本源隱弅之丘謂未能全隱其知猶有以示人也无為謂則不復以知言故問而不知答反乎白水之南又向明以求之狐闋則疑心已空狂屈人以

為狂而全曲者也欲言而忘明其不可得而言反於帝宫則求諸内黄帝居中之主有扣不得不應遂告以知道安道得道之要在乎无思无慮无從而已真是謂得其實似之次焉不近則遠於道矣知言之相反若此宜乎夫子之於人聽言而觀行不言之教以身率之无待於言也夫道降而為德仁義禮猶人生而知知而能能而役役則所為狗物欲復歸根也難唯大人則能物物所以易也死

生者一氣之聚散神奇臭腐交相化亦以人之所美所惡言之耳聖人貴一一則混然无間何分乎神奇臭腐哉唯知死生為徒者可以語此知謂黄

帝曰已下重衍前文義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无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

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内秋毫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郭註至人无爲唯因任也觀其形容象其物宜與天地不異故百化自化而神明不奪死者自死生者自生圓者自圓方者自方未有爲其根者固莫知自古以故存豈待爲之哉計六合在无極之中則陋秋毫

雖小非无亦无以容其質四時運行不待為之昭然若存則亡矣挈然有形則不神畜之而不得其本性之根不知其所以畜也

吕註天地无為而无不備有大美也四時變通始終不惑有明法也萬物雖多而道无不在有成理也美則充乎其中法則可效於理者无所徃而不通皆歸乎道而已聖人原美達理知其不為而自然者觀於天地而已矣今神明至精與彼百化則以物觀之物

已死生方圓矣何自而知其根哉雖然扁然而萬物物莫非彼也自古以固存彼未嘗去也陰陽四時各得其序非彼而誰為哉若亡而存不形而神則不可求之於有无之間也萬物以是相蘊而不知其然此之謂本根

疑獨註大美陰陽也明法生化也成理性命也聖人本天地陰陽之美達萬物性命之理入而為至人則无為出而為聖人雖有為而亦出於不作也觀天地

之會通以行其典禮而已神明者天地之至精百化自化神明則與之而不奪故物之死生方圓莫知其根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長上古而不老是已六合不離此道之内秋毫亦待此道而成天下莫不由此以沉浮道常日新而无故是以陰陽四時行之以得其序若亡而不存不形而神物由之養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妙萬物者是也推此可以觀天道矣

碧虚註大美覆載明法生殺成理羣分也言則美乖

議則法弊說則理亂唯无為者默順四時大同天地萬化而未始有極可謂精明矣夫物皆自然故莫知其根獨立不改乾坤非神明奚能容秋毫非至精莫能成聖人法天地之行物受其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

鬳齋云大美即易云以美利利天下明法謂寒暑往來一定之法成理謂小大長短之所以如何說得无為不作皆自然聖人所以順自然者得諸天地而已

神明至精為之孰能究其根極扁即翩然言物化无停而造化常存東坡云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非真見不能道此浮沉往來不故常新也惛然不可見油然生意也若亡而存死者生之徒也不形而神不恃形而立也

此段南華自立說亦接前章无為无言之意首三句即是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體天地而育萬物豈真塊然无為不作如木偶哉蓋為

出於无爲作本於不作若天時之運行地利之發育不越乎自然而已合天地之神明至精與物百化榮枯形狀昭昭可覩而莫知其爲之者此所謂根也扁然而萬物即萬物芸芸之義自古固存道不渝也故大彌六合細入秋毫與物同波而日新陰陽俱運而有序若亡而存恍惚有物也不形而神冥冥見曉也萬物莫不生育於斯而不知此爲根本所謂根本者亦豈他求哉反求諸吾身得其

所以生我者是已知其根而守之不離是謂歸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學道至此始可進又玄一步故曰可以觀於天矣　今依陳碧虛註照散人劉得一本合叅之上文於義為優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六十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六十七

宋　褚伯秀　撰

知北遊第二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无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

以故自持媒媒晦晦无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郭註不以故自持與變俱也无心不可與謀獨化者也

吕註正形則坐而鑑一視則无妄窺故邪氣却而冲和歸也攝知則歸根一度則不淫神來舍則守形而不離也德美則充而同於初道歸則止而集乎虛新生之犢則不知其所之言未卒齧缺假寐則聞其言而隳也被衣行歌而去之悦其安之易也形槁心灰

則寂之至真其實知以其无知也不以故自持則其生之遺也後三句謂其所自出吾不知其誰也

疑獨註形正則不佚視一則不淫故和理出焉攝知將以去知一度將以忘度故心虛而來舍也唯其至和故德將以為汝美唯其至虛故道將為汝居瞳然如新生之犢言其神全无求其故日新也言未卒齧缺假寐被衣喜其得道行歌而去之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與化俱往也媒晦无心不可與謀與化為人也

碧虛註體不邪目不蕩則沖和集妝知覺簡法度則吉祥止然後衆美從而純白留瞳光反照視不浮外其道庶幾乎故耳聞可道神入妙門言下懸解寂若凝寐也形若槁骸心若死灰正形一視也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攝知一度也媒媒晦晦則德美无心而不可與謀則道居此皆歌頌齧缺之德容而假寐妙旨難以言盡也

鬳齋云正形一視忘其形體耳目也攝知一度去其

思慮意識也如是則元氣全而神來舍矣德美謂其足以潤身道居居天下之廣居也瞳然无知而直視貌初生之犢視而无心赤子亦然无求其故言不知其所以視者何也言未卒而寐語意相契不容言也實見此理之真則事物不入於心矣媒晦芒忽貌彼既无心我有不容言者彼何人哉深美之也

善晦者立條必簡善學者受化必速正形一視所以檢外也攝知一度所以肅內也可謂條簡矣言

未卒而睡寐則尤可謂速化者也瞳然如新生之犢一句形容得美道居无心无為粹然與物相忘之狀最佳觀此可以知入道之方矣被衣行歌之辭與子貢讚漢陰丈人義同人患在謀為役其心今也无心而不可與謀故歎美其淳德謂世間无復有此人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

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郭註身非汝有而況死哉若身是汝有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非汝有也至子孫亦氣自委結因而蟬蜕耳故其行處飲食皆在自然中來

彊陽猶運動明斯道者庶可以遺身而忘生也

呂註觀天下之物得擅者莫若汝身而天地之委形汝不得有而覩汝身之所存者莫若乎生而天地之委和汝不得持其成汝生之所本莫若乎性命而天地之委順汝不能違其正觀汝之身知本无知則行安知所往處安知所持食安知所味是皆天地彊陽之氣所為則所謂道者汝安得而有之哉

疑獨註丞者古之得道人身者載道之器而身屬乎

造物之與奪則非我有是天地之委形也身猶不能
自有況於道乎非特身也生與性命皆非汝有是天
地之委和委順至於子孫亦其委蜕耳知其皆非汝
有則當任之自然故其行其處其食皆從自然中來
而不知所以然也天地彊陽之氣人稟之而生亦因
之而死胡可得而有邪

碧虛註夫道視聽摶之不得果可得而有乎身者塊
然而自有豈汝之有哉答以既云獨化即屬我有委

隨也身且非汝有隨天地之形而有生非汝有隨天地之和而有性命非汝有隨天地之順而有子孫非汝有隨天地之蜕而有故其行處食也皆元氣鼓吹而動於汝何有哉

鬳齋云委聚也四大假合曰委形陰陽成和而物生曰委和性命在我即造物之理曰委順人世相代如蟬蜕然曰委蜕彊陽即生氣人之行處飲食皆此氣之動爲之而非我有也圓覺經云今者妄身當在何

處便是此意不知所持无執著也

丞或云舜師諸解字詳及續考碧虛子音義註云古者帝王有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蓋官名也

此說明當夫道本无形因物而見身非我有以神而靈天地委形有成必毀所謂吾者暫寄焉耳曰生曰性亦然則子孫之為委蛻又可知矣故其行處飲食一當任之自然天地之和氣流行生育萬物此榮彼謝彼死此生皆道之運化无極而物之

受命无窮者也汝惡得而獨有之葢明天地造化无私以破世人執有其身而憐子愛孫之惑始可以入道矣此南華真切為人脫韁解鏁之要訣也

孔子問於老耼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耼曰汝齋戒䟽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无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无迹其往无崖无門无房四達之皇皇

也邀於此者四肢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无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醷物也

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史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蓏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其天袠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

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无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郭註曰冥冥曰无形曰道皆明其獨生而无所資借形則猶精以至粗也萬物雖以形相生亦皆自然故胎卵不能易種而生明神氣之不可為也夫率自然之性遊无迹之塗也放形骸於天地寄精神於物表是以无門无房四達皇皇逍遥六合與化偕行也人生而遇此道則天性全而精神定天地萬物皆不得

不然是以聖人斷棄知慧付之自然使各保正分容恣无量也與化俱者用物而不役已明道之贍物在於不贍而物自得言无功乃足稱道也無所偏名故然自放所遇而安了无功名反於宗者不逐末喑醷物直聚氣耳生死猶未足殊況壽夭哉物无不理但當順之人倫有知慧之變故難然其知慧自相齒當順所遇宜順而過調偶和合之謂帝王所興如此而已隙駒忽然乃不足惜已生又死俱是化也死物不

哀死類不悲解殘隨褻言其獨脫變化氤氳无為用心於其間也不形形乃成務則不至默而塞之故得也

吕註精神於道猶為昭昭至道之極則冥冥物成生理則有倫其精甚真則无形也而萬物以形相生來往无迹四達皇皇也人而邀於此則休乎萬物之與體强思達其用无方天地萬物之生成亦莫非是也

夫博非知而辯非慧聖人已斷之益非益而損非損

聖人之所保也淵乎巍巍莫知其紀有運有量非道之内萬物之所資非資於外也由是而求道德其所在矣非隂非陽唯道是從直且為人與人同耳反宗與天同也喑醷謂非所美壽夭等觀堯桀奚足分哉果蓏有理萬物所同人倫相齒大道之序不違不守不去不取之謂調而應之德之所以曲成偶而應之道亦不考不鳴也帝王之所興起不過由此道耳人生如駒過隙莫可留止物哀人悲不明其未嘗生未

嘗死故也解弢則弛張莫拘隋褰則卷舒无礙魂魄往而身從言之不出乎大冶不形之形形之不形衆人之所同知非務其所將至也至則體之不至則論之而已明見於道則无值故辯不若默眞聞於道則无聞故聞不若塞言者无言聽者无聞此之謂大得也哉

疑獨註有冥冥之志然後有昭昭之功有无形之道然後立有倫之事致一之謂精不測之謂神萬物相

生以形而所以相生者此所謂精也故胎生卵生各正性命而至精之妙出乎自然以不來為來不往為往无門无房四達皇皇也知此道四肢耳目會於真理所以用心不勞應物无方天地萬物之運行生化亦莫不由乎此若夫以博辯為知慧者聖人已斷棄之而非損益之所增減者則聖人之所保也與化俱往而无窮供物之求而不乏物往資焉而不匱此皆道之功用也中國有人謂聖人非陰非陽言莫測直

且為人者適遇此形非有意也故反於宗以物之變化以生者喑醷氣之暫聚耳世間果蓏皆有性命之理人倫之尊卑長幼亦然調而應之者人道帝王興起於此然皆應世粗迹非聖人之妙用也夫人處世間忽然而已出生入死如晝有夜而逐境昧理從而悲哀之此皆束縛於親愛如弓之在弢書之在帙唯獨脫者則能墮解之紛乎宛乎魂氣无不之死則人之歸也不形之形生而來也形之不形死而去也此

固人所共之非將至之物也謂生死之理衆人亦能言之彼至命者則不論論則不至也故辯不若黙聞不若塞是得旡所得之大也

碧虛註陽出於陰有生於旡其理煥然精神者冲妙之緒餘形質者和氣之土苴故錯雜類分胎卵莫併也其來莫知孰謂之迹其往莫測孰謂之崖出則徧滿於何為門入則充盈於何為房旡闕旡剩彌羅皇皇也遇此冲妙之道者與天為一應物旡窮天不得

不當四句皆指道混元云得一是也夫以知詢道則所聞窮以慧答道則其辭訥絶去知慧古人所取損益之所不能加而淵乎巍巍也運量萬物而不遺者先務其本非是外也故物往資焉而不匱之此明冲妙之不益不損也直且為人道貌天形也將反其宗人於寥天一喑醷結聚而為有生之物頃久復散為无校壽夭爭是非皆妄情耳植物无情猶具陰陽之理人理不易莫越先後之序聖人事至則應既往則

忘而後興事務要未嘗不以調和為德應偶為道也人生世間交臂易失唯湛寂者无出入不化者无死生解殀隋衰即決疣潰癰之義紛綸究轉欲化未化之間魂魄不守則百骸潰散神歸真宅也不形之形不化者能化化形之不形化物者不化也在形屬粗人皆知之得道者粗妙皆忘矣言論則徒語其糟而无所值故聽止於耳而以不得為得也

鬳齋云有倫可別萬物也无形造化也精神在人者

也萬物以形相生人禽皆在其中人雖貴於物其生則同无門无房不可尋求豈知所出入耶邀索而見此道則體安思達應物无方自天地至萬物四句形容徹上徹下无非此道人以博辯為已能而不知所以知慧者造物也故聖人以造物斷之不以益為益不以損為損所保者在我外物不得而加焉終則復始應物无窮未免乎有心有迹物往資焉而不匱則无心无迹矣非陰非陽不可以物名也有人之形而

心遊物初直寓形天地間耳宗即物之初喑醷氣不順也自本其初而觀有形適足為累百年之間以天地比之須臾而已果蓏微物生有時萌有種自然之理也人倫有上下之相制强弱之相淩然同處世間相為齒列不違則順之不守則化也調和偶合道德之自然帝王興起不越此理而已出生入死即往者伸來者屈易所謂窮神知化是也物自无而生死又歸於无本同一理而人物自為悲哀此有所包裹而

不明如在𤼵衰之中能自知覺則解𤼵隋衰矣紛究

言其變化大歸返其真宅不形之形不可見者形之

不形體中有不可見之形釋氏所謂唯有法身常住

不滅此事人皆知之未能離形以求故不得至學者

將極乎至則所從事不止如斯至則不論論則不至

此又說高一層話見而有所遇曰值此有迹之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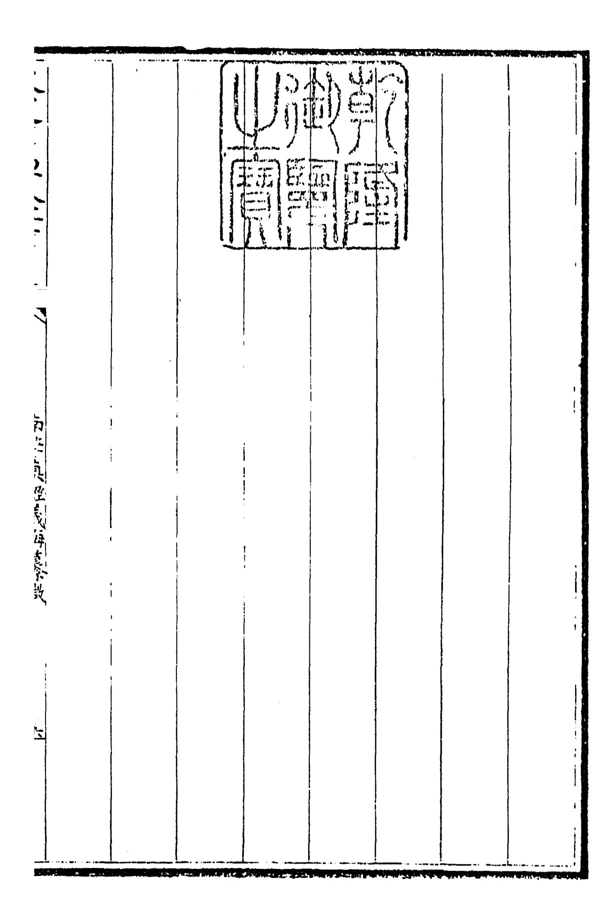
不可以形迹求則无值矣故辯不若默聞不若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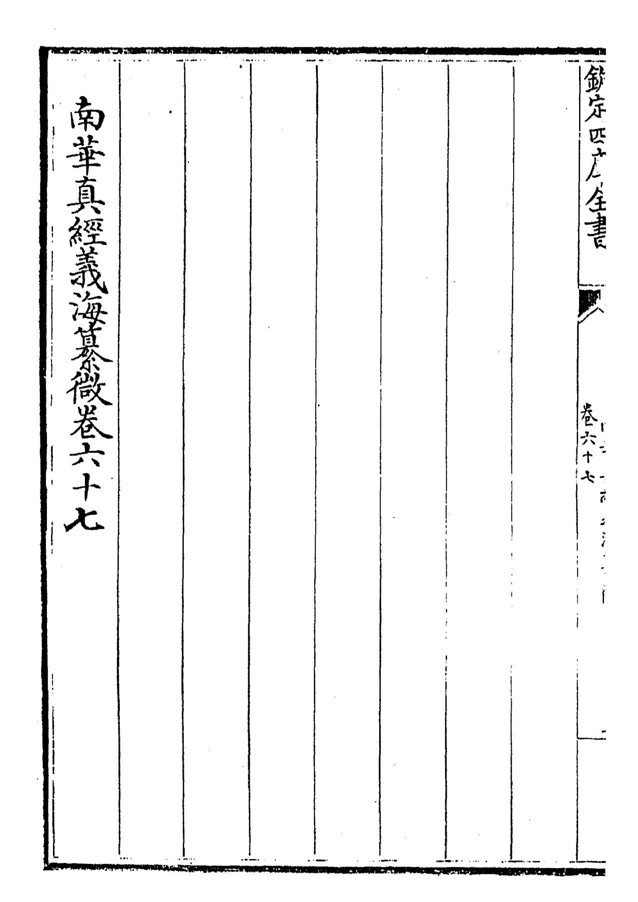
昭昭生於冥冥至形本生於精明天下之有生於

无也萬物以形相生一生二二生三之義來往无門而四達皇皇無非門也思慮恂達而耳目聰明无非用也天地萬物莫不由斯則道之為用大矣世人徒以區區博辯為知慧而欲求合乎大道聖人已斷棄之矣此章首所以先令掊擊知慮而後告之必至於世間益損所不能加則淵乎巍巍終始萬物運量萬物而不遺雕琢衆形而非巧也物往資焉而不匱至无而供其求也此其所以為道

歟中國有人非陰非陽言有无死生不得以係之
直且為人有人之形而无人之情將反於宗遊乎
物初之謂也人生乃一氣之結聚雖壽夭不同等
須史耳奚足以分堯桀之是非觀夫果蓏雖微種
類滋榮各有條理人倫之貴賤高下相齒亦然是
以聖人遇則順之不違物性過則忘之不介巳懷
曰調曰偶皆應物之妙用而不離乎道德之間此
帝王之所興起人民之所依類者也夫物之出機

入機亦其常理而世人不免乎悲哀未離乎自然之弢袠也若以理燭破則弢袠自解魄往身從乃大歸耳何悲哀耶不形之形出而生也形之不形入而死也是人之所知非將至而難明之事衆所同論也然理至則忘言可言則未至故辯不若默聞不若塞若塞若默此謂大得則辯之與聞失可知也　運量萬物而不匱碧虛照散人劉得一本作不遺義長


乾隆御覽之寶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六十八至七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邵敬修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六十八

宋 褚伯秀 撰

知北遊第三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无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

問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无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无何有之宫同合而論无所終窮乎嘗相與无為乎澹而静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无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无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虚衰殺彼為盈虚非盈虚彼為衰殺

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

郭註舉其標質言无所不在而復問此斯不及質也

夫監市之履豕而知肥瘦者愈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下賤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謂无之逃物則道不周若遊乎有則不能周徧咸也同合而論然後知道无不在斯能曠然无懷而遊无窮此皆无為寥然空虛志寥然則无所往故不知其所至有往則理未動而志已驚矣但往

來不由於知耳不為不往來也往來者自然常理其有終乎馮閎虛廓之謂大知遊乎寥廓恣變化之所如故不知也物物者无物而物自物故冥也物有際故相與不冥真所謂際也不際者雖有物物之名直明物之自物而物物者竟无物際其安在既明物物者无物又明物之不能自物則為之者誰乎皆忽然而自爾也

呂註螻蟻有知而至微稊稗无知而有生瓦甓无生

而有形屎溺有形而臭腐者也若是而為道則道无不在可知期道在乎四者乃其質也以為愈下而復問是不及質矣覆豨者每下愈況則期道愈下豈不愈非其質邪而乃必欲逃物以為无非所以為无不在也故前四者雖不同而无不具道之體猶言之有周徧咸其指一也遊乎无何有之宮而得其同合者則焉有四者而非道邪萬物雖並作而嘗相與於无為則淡漠調閒者莫不復歸其根寥然而已吾志不

逐物則无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亦不知其所止往來而又不知其所終此則道之未嘗有物而物之无非道也故徬徨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所窮由是知物物者與物无際小大不得而倪之物有際者所謂物際則非物物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猶不形之形形之不形盈虛物也為盈虛者道也彼為衰殺本末積散亦猶是也然則為稊稗螻蟻為瓦甓屎溺者誰歟

疑獨註貴而上者去道愈遠賤而下者取道愈近世人常忽其下賤者而不知求道為最近禪家所謂佛在糞堆頭與此意合市正名獲問監市履豕之法愈履難肥之處愈知履豕之要今問道所在而况之下賤明道之不逃乎物也若謂道必逃乎下賤之物則道不周矣至道散而在物則為理大道散而在人則為教周則不缺徧則不偏咸則无私以喻道无不在三名雖異其實則一澹而靜言其體合於心漠而清

言其心合於氣調而間言其氣合於神寥巳吾志神合於虛也若是則无往而不知其所至自至也去來不知其所止自止也吾已往來而不知其所終此自然之理也是以徬徨馮閎乎虛曠之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此能物物者也能物物者與物一體而无際矣際者岸畔物有際者所謂物之際也釋氏云前際後際是已不際之際物物者能之故雖有際與不際同際者同物不際者處已既明物物者无際又

明物不能自物則為之者誰乎皆忽然而自爾盈虛
衰殺本末積散皆在彼者我何與焉虛心以觀陰陽
之變而已
碧虛註周不及質言所問失其宗本故引監市履豨
以喻之脘下有肉則知上肥矣道體虛无何處无之
无既不逃乎物物亦不逃乎无道則凈穢無間言亦
粗妙俱通是以周匝太清徧及萬物咸被其化育猶
希夷微之不可致詰混而為一也遊乎无何有之宫

有則不周矣同合而論无所終窮窮則不徧矣嘗相與无為乎為則不咸矣澹漠調閒皆為道者日用寥空其志而已不知其所至周也不知其所止徧也不知其所終咸也以至於彷徨馮閎而不知其所窮則非知識思議可及也道體无際化物亦無際在物不在道也不際者无際故能容一切之際若其有際不能容无際之物矣道有盈虛之名而无盈虛之實物有衰殺之迹而无衰殺之理道化有本末而體无本

末物形有精粗而性无精粗由是知道物未嘗相逃

妙用无乎不在也

膚齋云質本也汝問不及其本故吾所言愈下也汝

无固必之心則物之至理皆无所逃周徧咸三字以

喻物无精粗其理一也无何有之宫志已見而无固

必之意同合而論无有精粗安有終窮哉澹靜漠清

調閒皆形容无為之妙能講究至此虚一之旨則吾

之志願足矣故曰寥已吾志已讀同矣既无往矣安

有所至雖有去來而无所止我既往來而又不知其所終但見其彷徨入於大知之中而不知其窮極大知即道與物无際則與俱化所謂不物者乃能物物也與物未化則有際有窮所謂物際者也窮而至於无窮則為不際於物之際得其不際者則際之不際也物之盈虛盛衰本末聚散皆吾有迹而不可窮此即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

道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而其體性周徧法界

此云道在瓦甓稊稗指其至下者言之觸類而通
則知徧一切處何物不具此道但人品不同見有
差別聖人見道不見物凡人見物不見道蓋因物
以障之非道有存亡也今所問固陋不及道之真
質反不若履豕者得其豕肥之要也汝若謂道之
逃乎卑下之物則不能周徧咸矣混三者而遊於
无何有之鄉安有所窮極耶所謂澹靜漠清調閒
者終歸於寂寥而已吾志无往焉而不知其所至

謂神遊八極舉意即到以至不知所止不知終窮皆形容此道用之無盡物物者道也與物无際通生萬物之謂也而物有際者謂物各有限量是所謂際也道何有際哉不際之際道散而為物也際之不際物全而歸道也道散為物則易從源趨流出乎自然也物全歸道則難反流還源出於使然也若悟夫為盈虛者非盈虛為積散者非積散則安知使然之極不歸於自然者乎

妸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妸
荷甘日中奓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
嚗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
夫子无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堈弔聞之曰夫體
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
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
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
道也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无窮曰吾不知

又問乎无為无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无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无始曰若是則无窮之弗知與无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无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无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无始

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无問問无應无問問之是問窮也无應應之是无内也以无内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夫宇宙内不知太初是以不過乎崐崘不遊乎太虛

郭註起而悟夫死之不足驚故還放杖而笑自肩吾以下皆以至言為狂而不信也夫體道者人之宗主而道非言所得在乎自得耳冥冥而猶復非道明道之无名凡得之不由於知乃冥也故默成乎不聞不

見之域而後至焉形自形耳形形者竟无物有道名而无物名之不能當也不知故問不應則非問所得故終不聞无問无應是絕學去教歸於自然之意而強問之所謂責空實无而假有以應者外矣若夫婪落天地遊虛涉遠以入乎冥冥者不應而已矣

呂註夫體道者天下君子之所繫則聖生王成莫不繫於此今於道秋毫萬分未得一則其精至於不可分所謂致一也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體道而

萬化未始有極者乎夫老龍吉之藏其狂言而死凡以道之為物非視聽所及人之論者謂之冥冥而非言可論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泰清聞論道而非道以為足以求之於无窮而无窮不知也无為非本无為知其无足為而无為是以知之也不然則玄同矣知道之可貴可賤可約可散則不免乎數也无始則極乎始之所自是以知不知為深知之為淺不知為內知之為外也泰清中而嘆曰弗知乃知无窮是也知

乃不知无為是也孰知不知之知則无始而已夫道不可聞見言則聞聞見見言言者誰邪有形而後有名知形形者不形此道所以不當名也則聞聞者不聞見見者不見言言者不言可知有問而應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无問以問者不可得也問无應以應者不可得也凡以其未始有物而已无問問之是問窮則不知其无窮而无以問為也无應應之是无内則未得其未始有物於内也以无内待問

窮若是者不觀乎宇宙不知夫泰初則非時與方之所攝也不過乎崐崘不遊乎太虛則不知形之高而天地萬物畜乎其中矣

疑獨註體則與道為一非學道知道者比无形无聲曰希曰夷是也人之論者謂之冥冥以是論道猶非道也夫可以貴賤約散者道之數不可以貴賤約散者道之體不言不知則見其本矣故曰孰知不知之知夫道无聲无色无名故不可見聞言而有聲聲色

色名名者存知形形之不形則道不當名是以問者固非而應者亦未是問道者猶未知道況應之者乎問窮无內不若不問不應之為愈也以不應之應答无問之問其神矣乎故外不觀乎宇宙之廣內不知乎泰初之妙不過乎崐崘則脫乎地不遊乎太虛則離乎天非至神孰能與於此

碧虛註天下君子所繫言道為百王師今於道得之秋毫尚知隱秘況其全備者哉窈冥者耳目所不及

論道則窈冥亦非故太清問无窮无窮答以不知知則有窮矣又問无為无為答其得道則貴失道則賤守之則約舒之則散此道之數也不知深矣内矣是无名常道理之妙也知之淺矣外矣是有名可道事之徼也有問則涉迹豈能知妙故問道者未聞道聞則不問矣无問无應猶淄澠之水易論而甘苦之味難言不知而問謂之无問无問問之是為理屈不知而應謂之无應无應應之是无内照以无内照之應

待理屈之問猶與瞽者論黼黻聾者論宫商也又奚識宇宙之廣泰初之寥崐崘之崇太虚之邈哉鬳齋云有體道之人則天下君子皆歸宗之今神農於道未有所見亦知老龍之死為藏其狂言况體道而與老龍同者乎狂猶大也盖謂道在不言藏其言者所以為道夫道无形聲不可視聽若論説於人以冥冥名道亦非道也即言者不知之意形聲有也冥冥无也知有之為无不若併與无而无之盖謂神農

此言亦未為道也貴賤合散皆道之可以歷數者不知之知乃不可名言之妙形形之不形即不物乃能物物道不當名不當對也有道之名則名與道對立離其本然之真矣道本无問問而答之我已離道彼之問者亦非道矣問窮者所見至於問而窮謂泥言語求知見也无内者中心未得此道得此道則不應之矣

此章明道至大不可以問答盡聖賢於此没身而

已人處萬物之中不啻毫末之在體焉其於道也亦然故老龍死而神農興歎弇堈弔所謂體道者正指老龍隱而顯之耳世人以視聽莫及為合之冥冥非知道也特見道之无而未能无无也泰清問无窮无窮不知也又問无為无為知道之數而已乃問无始无始定知與不知之淺深內外即篇首黃帝云不知真是忘之次之知之終不近也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孰知不知之知謂不必求知而

有自然合道處无始乃悟道之不可以聞見言也形形之不形猶云生生者不生則道不可得而名也故問者應者皆未聞道聞則不問亦不應矣道无問而强問是因問而窮道无應而强應是无主於內又安足以知至大至先至高至廣者哉 中而歎説之不通義當是卬詩瞻卬昊天與仰同傳寫之誤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六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六十九

宋 褚伯秀 撰

知北遊第四

光曜問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无也及為无有矣何從至此哉

郭註此皆絶學之意於道絶之則夫學者乃在根本中來故學之善者其唯不學乎

吕註光曜者泰宇發光而能照無有則無照矣此光曜所以不知其為有為无問之而不得所問也窈然空然視聽摶之所不及此所以為无有也唯其有无所以為光曜不能无无是以未能无有也及其无有則无所至何從至此哉

疑獨註光曜明知之稱无有體道者也體道故不可

以聲色名相求然此三者混而為一其體无乎不在亦无乎不同是以光曜歎其孰能至此乎言其不可以有加矣

碧虛註光曜喻內照无有喻妙本內照體乎妙本者也謂其有邪則窅然空然謂其无邪則有无焉而未能无无也且論无議有曼衍无窮絕有斷无妙從何悟微乎哉光曜之問知北遊之大旨也

鬳齋云子能有无未能无无此語至妙未能无无言

我猶在无字中為无字所有何從至於窅然空然乎

圓覺云説无覺者亦復如是无覺可謂妙矣而猶以為未盡與此義同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无視也非鉤无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无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郭註拈垂鉤之輕重而无毫芒之差都無懐則物來

皆應也

呂註无用无不用唯道爲然

疑獨註大馬楚之大司馬有工人善棰鍛帶鉤老而藝精故司馬疑其巧而有道答以非道也內守固則外物不能亂自少而好此藝於外物无視非帶鉤无察此其所以精也蓋用心於此則不用於彼故此愈精是用之者假不用所以長得其用也无不用者道也物孰不資焉巧者知之精知之精猶若此況道之

精乎

碧虛註道在有守而已若旡察旡守是都旡所用也凡有用於此必無用於彼是用之者假夫不用者也假不用為用故長得其用善治萬物者旡有不用故用得資焉

鬳齋云非鉤旡察即前所謂唯蜩翼之知用者巧也不用者道之自然旡不用者道之旡為而旡不為者也言我以不用之妙而用之於巧且長得其用況道

之無為無不為者天下孰不頼焉

光曜喻學道而有所見心華發明之初旡有則損而至於無無為宜其不得問而窅然空然視聽搏之不可得也光曜始悟而歎其道之至何所修為而至於此乎猶河伯見海若望洋而歎也子能有無謂知萬法皆空故獨明此道然猶坐於無未造重玄之域今汝得為旡有何從而至此哉重歎羨其不可及也捶鉤之於物旡視不用世間之用能旡

有之謂也非鈎无察精其在我之用能有无之謂
也至於无不用則无无之謂𡚁天下之物生於有
有生於无有无互顯故物孰不資焉无之爲物窅
然空然最難形狀而道妙所立至神之運實資於
此世人執著於有不知從无而生還歸於无耳故
真人多以此立論破世人之執見明萬物之始終
信能靜而求之忘而契之萬有俱空一真不露始
知用假不用而長得其用非虛言也　及爲无有

矣諸本皆然審詳經意當是无无上文可照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无古无今无始无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

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无已聖人之愛人也終无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郭註仲尼言天地常存乃无未有之時虛心待命斯神受也思求則更致不了非唯无不得化而為有有亦不得化而為无是以有之為物雖千變萬化而不得一為无故自古无未有之時而常存也子孫孫子言世世无極夫死者獨化而死耳非生者生此死也

生者亦獨化而生死生无待獨化而足各自成體誰得先物者乎吾以陰陽為先物而陰陽即所謂物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為先物自然即物之自爾吾以至道為先物道至无既无矣又奚為先然則先物者誰乎而猶有物无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聖人愛人无已者也亦取於自爾故恩流百代而不廢也

呂註天地孰名之知所以名天地者則知所以生天

地者知所以生天地者則未有天地猶今而已神者先受之不思而得也又且為不神者求所以為不神也古今終始相待而有无待則皆无矣儻明此則知所謂未有天地矣未有天地而可知則未有子孫而有孫子也使之勿應欲其不以有心求之蓋心有所謂生而後能生其死心有所謂死而後能死其生此以有心求之之過也死生有待邪體本无待也有待无待皆有所一體知死生為一體則安有先天地生

者物邪先天地生則物物者也物物者非物則物出
不得先物也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者猶其有物
而已猶其有物无而已矣言其未始有物也聖人之
愛人終无已者亦乃取於是也此乾元所以統天君
子體之以長人者也
疑獨註未有天地之前果可知乎以有天地之後推
之則可知矣荀子云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千載之前
今日是也故孔子對冉求曰古猶今也冉求始則虛

心以問靈則神生故昭然終則闇言未悟中心有物以礙之而不神者來舍故昧然孔子復告之以无古无今无始无終以神言也未有子孫當待其化而遽欲有之不可得也本无死也因生生死本无生也因死生生死死生各有一體皆不相待也太易者未見氣也非形非氣所以能物物能物物則非物以其為物雖出物先而不能先物猶其有物所以不能先也猶其有物則无窮已聖人之於物也以不仁愛之而其

愛終无已者盖取諸此

碧虛註問未有天地欲明先物也答以古猶今以身觀身也昭然謂幼稚聰慧昧然謂中年昏晦神者先受之專氣和柔受道之樸全也又為不神者求嗜好無厭欲美頑頋也老同幼則無古今生如死則無終始有子故有孫是相因之道明古今之有自而散有為无積无成有不離乎造化也不以有此生而生其死不以因此死而死其生明生者自生死者自死非

因生而死非因死而生言其本无待也皆有所一體有無異道也天地獨化之大者儻有先者物自先耳不得謂先天地生者物也然物與天地皆有所一體雖同是物而物物自生前物非後物亦猶子子孫孫各不同也故物物各有太極若言物後而後物復先猶其有物而物物无窮已也聖人芻狗百姓而百姓愛之無已者亦取其不先物故也

鬳齋云神者在我之知覺不神者知覺之靈為氣所

昏也昔之昭然虚靈知覺者在故能受之今之昧然

虚靈知覺者不在故又有所求也无古今終始言造

化之理生生不窮如人之有子孫不待其有而後知

之也末應謂不必更言纔有生字則有死字是因生

而後生一死字纔有死字則有生字其義亦然死生

所待一體而已體猶理也物物者非物非物者必生

於天地之先不可以物名之既名為物不得為在天

地之先矣如此便是有物故曰物出不得先物也猶

其有物也此是一句既有物則相物无窮也聖人受人有迹可見形迹相求无時而已者蓋其所取在於有物而不知物物者之非物也

冉求此問有疾雷破山之勢夫子等閑一荅使之失問而退聖賢之分量可知蓋求也雖升夫子之堂所習无過世學則其聞見不越乎耳目之間未有天地之先豈能逆知哉宜其恠而有問也夫人之一身法天象地未有天地之先吾身之本來是

也知吾身之本來則知天地之先知天地之先亦以有天地之後推之耳聖人者執古以御今則必能推今以明古豈止百世可知哉夫天地乃空中之細物物中之至大者有形生於無形終亦必居於壞但人居短景目不及見猶夏蟲之不知冰耳神者先受之知其神而神也又且為不神者求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昔昭然者汝用知識而求其所謂神是神者先受之今昧然者聞道而忘其知

識是不神之中有神存焉汝又何必更求邪蓋使之反照心源得無所得不昭不昧无古无今則死生不得以係之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謂其獨化非有所待也猶向息非今息前焰非後焰之義復提起問端云有先天地生者物邪言獨有道居天地之先物无先天地生者物物者非物道生天地萬物不可以物名之一有物出涉乎形器便不得為先物由其有物故也由其有物則從一生

萬林林總總日接乎前能卓然獨立不爲所惑者鮮矣是知人物无窮由於造化之无窮故聖人仁愛之心及物亦无窮然均不免散淳朴爲澆漓太古無爲之治不可得而復也夫欲還太古無爲之治其唯善求已之先天者歟　經文猶字疑當是由

顔淵問乎仲尼曰回甞聞諸夫子曰无有所將无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

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囿黄帝之圃有虞氏之宫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蝵也而况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无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

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

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郭註以心順形而形自化以心使形故外不化常无心故一不化一不化乃能與物化化與不化皆任之无心而恣其自化非將迎靡順則足而止也夫先心而任化乃羣聖之所遊處蹔和也儒墨之師天下難和者无心者猶能和之况其凡乎處物不傷至順在我而已无心故至順至順故能无將迎而義冠於將

迎也山林皋壤未善於我而我便樂之此為无故而樂无故而樂亦无故而哀則所樂不足樂所哀不足哀也世人不能坐忘自得而為哀樂所寄如逆旅耳知之所遇者知之所不遇者不知也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亦然由此觀之制不由我皆自得也由知而後得假學故淺矣

呂註古之人外化則與之偕逝內不化則有不忘者存今之人內化則其心與之然外不化則規乎前而

不日徂也與物化者一不化則安有化不化有化有不化則非所以爲不化安可與物相靡其行如馳而莫之能止哉與之莫多則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而已曰囿曰圃曰宫曰室言世益衰而遊之者益少其居益狹矣君子若儒墨者師猶以是非相𩐙𩐙則傷之甚況今之人不與之相靡也難矣聖人處物不傷物則是兩行而休乎天均物其能傷乎故雖與人相將迎而獨遊於无所將迎也世人爲外物所役哀樂得

以入其舍山林臯壤使我欣欣樂未畢也哀又繼之二者相為往來而未嘗息也其來莫禦其去莫止則其身直為物所寄如逆旅耳蓋知遇而不知所不遇遇則偶物不遇則離物也能能而不知所不能能則為物役不能則役物也无知无能人所不免言其固有皆可求之而反務免乎人之所不免則失性甚矣豈不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而齊其知之所知以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雖知之亦淺矣

疑獨註外化而內不化者形隨物遷而中有主內化而外不化者心隨物化而形未忘與物化者形化而心不化故曰一不化夫物之化與不化聽而任之安然與之相靡順又使之各足於性分无欠剩也囿者田狩之地囿者場圃圃狹於囿宮狹於圃室狹於宮言人之性命自廣大世變下衰不能使之復朴乃處其廣居而使之狹遭時使然也彼聖人者豈有優劣乎儒墨之說是此非彼最難和之歸一䪥者和而一

之也蓋聖人處物不傷物故物亦不能傷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是也此全徳之人唯能與人相將迎所謂將迎者同人而已凡人之情樂新厭故天下之物未有新而不故者以必故之物待厭易之情天下之无樂也宜矣富貴者之樂勢利幽閒者之樂山林不過待外物以為樂安有新而不故故而不厭者哉及故而厭則哀繼之矣哀樂之寄於吾身猶逆旅耳唯學而至於道者不居富貴而有宰制役使之

資不隱山林而足以閲萬物之變資之存不㸃變之

出无窮則所樂日新而无故何有厭而哀者邪

碧虚註殉物曰外化全真曰内不化蕩性曰内化持

勝曰外不化與物化者迹同物化一本化者本未嘗

化化與不化任之而已非獨委順而又簡易也夫純

白涉世者如聖人之遊行居寢於囿圃宫室又何將

迎哉儒墨君子尚不能无心而分別是非况其下者

乎處物不傷物物光塵一體也物亦不能傷彼我無心

也唯无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然无心而不將迎者易將迎而不迕物者為難也山林无情於人而人多樂之者静與性合也遇變即哀情使然也世之人皆為哀樂所將迎故遇則禍多不遇則福全能者受役不能者役人也是以聖人貴乎无知无能而世人乃强知强能與物相傷是為大病儻能去其妄言妄知而入其不知所以知者則深矣遠矣

鬳齋云應物而不累於物為外化應物而不動其心

為內不化與接為構為內化與物靡刃為外不化以我之內不化而外應乎物所過者化而無將迎則化亦不知不化亦不知一不化者无心之心安猶豈也靡磨也豈與之相磨而必欲與之相勝哉狶韋黄帝有虞湯武儒墨之師皆未盡內不化之道故至於以是非相韲韲謂五味相奪也囿圃宮室謂其以此為窠臼不傷物即與物化與物化故能與人相將迎也凡人遊於山林其心必樂樂則有感感必哀矣蘭亭

記中正用此意因物而樂因物而哀去來於我皆不自由則我之此心是哀樂之旅舍耳遇謂可見不遇不可見可見者人不可見者天能其所能人也其所不能天也舉世之人皆有不自知不自能者唯其知人不知天故欲免其所不可免者豈不悲哉故至言无言至為无為不知其所不可知而皆以所可知者為知其所見淺矣

外化者柔以和光内不化者介以立德内化者心

隨物遷外不化者矜持矯俗世之人不化其所當化而化其所不當化此古今澆淳之所以別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聖人土苴以治天下與物化也真以治身一不化也誠能真以治身則推之天下特餘事耳將无内外之可辨化與不化同歸於化矣故安然與之相順而必無過舉也囿圃宫室言聖人所安後世遊之者益少而日狹其居所尚者儒墨之師猶不免是非紛競以相虀傷況今之人

其能處物無傷而與人相將迎乎无怪乎其棄園圃宮室羣居之樂而為山林臯壤獨善之舉也凡物之理動極必静在人之情樂極必哀滑壓市者慕山林之清樂山林者无不厭之理蓋性情容移與化同運不自覺此身為哀樂之旅舍也外物篇云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與此同過謂物接於前者不遇則遺物離人見猶不見也能謂施為處當者不能則如愚守朴絶學無為也人

莫不以物之去來為哀樂不悟吾身亦暫寄耳况所遇所能又吾身之暫寄者哉唯无知乃真知无能乃真能是人所固有而不免者今棄其固有而反務乎多知多能苦心勞形役役以至於斃此真人之所哀也凡人固不能无言无為但无心於言為之間則言為自去斯為至言至為也若齊限以為知之所知則淺陋不近道矣　君子之人當是古之人三字詳下文可照

是篇以知立題知者有爲有言之所自也北遊則趨其本方有還源之意玄水至妙而存澤物之功有心於爲道之譬无爲无謂則寘於道矣故三問而不知答不知乃真知也黄帝答之愈明其如道愈不近何是故聖人離形去智墮體黜聰无爲而萬物成不言而天下化知道不可得而有身不可得而私物之有生於无通天下一氣耳神奇臭腐之交化陰陽噫醷而自生㪍然出漻然入衆人所同也與物化一不化

聖人之所獨也无生任化殀壽自隨則居化而任化无化无不化忘化而化化安化安不化哉每下愈況故道在瓦甓用假不用故工乎捶鉤以今日而知天地之先不居則不去也无將迎而通内外之化處物而不傷也由是知不困境而静者无所不静不因物而樂者无所不樂非化所能運非累所能侵可以一日為百年可以百年為一日則安知今日之所寓非壺中之天地哉静觀世人之為物逆旅往往以所遇

所能而殘生傷性无異沉櫝就爐騰馥須叟而形已燼矣莫若不遇不能之全其本也

太上云不言之教无爲之益天下希及之故南華以至言去言至爲去爲終外篇之旨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六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七十

宋　褚伯秀　撰

雜篇庚桑楚第一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

歳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郭象註畫然飾知絜然矜仁擁腫朴也鞅掌自得始

異其棄知而任愚終悟夫與四時俱者无近功也春秋生成皆得自然之道故不為也至人尸居而百姓自往非由知也故不欲為人標杓老子云功成事遂百姓皆為我自然今畏壘反此故不釋然

吕惠卿註老聃之道絕仁棄知而不尚賢非以明民而愚之故其臣妾之仁知者皆去而遠之唯擁腫鞅掌是與畫然絜然仁知之小者擁腫遲鈍鞅掌拘執則非任知與仁者也畏壘之民化楚之道無所事知

而致力於衣食之間所以大穰楚之所為足以新人耳目故灑然異之其道無為而成故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也尸祝社稷皆為君宗者所從事言民欲推尊之意夫春秋皆天之所為萬物莫知也聖人所以尸居而天下之百姓不知所如往令畏壘細民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所謂不能使人无保也我其可以不辟而為人之標杓乎

林疑獨註物受命於天則役於天民受命於君則役

於君弟子受命於師則役於師天役物以生而息物以死君役民以事而息民以財師役弟子以學而息之以道凡有所受命者皆不免乎役故楚學於老聃而稱役也聃非有私於楚而楚獨得聃之道者能充其性分之實故也畏壘禹貢之羽山見洞靈經其臣妾皆取淳朴之人而去其畫然知絜然仁者无用之材與之居不職之臣為之使三年大穰民皆異之无近功故日計不足有遠效故歲計有餘民化其德欲

立之南面社稷而尸祝之與老子可以寄託天下意同春至而物生秋至而物成自然之道行而人弗知也居則如尸言其靜環堵之室言其陋而百姓猖狂欣慕自往依歸非由於知也今畏壘細民欲以禮器待我於賢人之間是以我為人之杓也杓小器便於衆用而已則是有違老耼之訓是以不釋然也

碧虛註偏得老耼之道言其悟理最深故智略仁義皆所不取而擁腫不材鞅掌自得者與之從事是以

初鶩情泊後欣俗阜道脩德長民欲尸祝之不釋然者尚嫌有跡春秋皆自然之道不言而自行於我何功哉故尸居潛隱民莫得知豈肯為人之標杓耶若當爼豆是吾不解師言而故違之也

劉槩註老子曰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而畏壘之民乃欲尸祝庚桑則楚之於道其猶未耶又聞茍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反受其殃今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則楚之於順物其猶未耶又聞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存乎

千世之後特其跡耳然則庚桑之道造乎无為而未能无不為也

林氏鬳齋口義擁腫鞅掌猶支離也灑然瀟灑有異於人歲計有餘丈而有益也尸祝社稷敬祀之意𪊨舞筆端如此下語不釋然不樂貌豈无得而然言天實為之天道已行自然无心之喻不知所如往言與世相忘杓小器必我小淺易見故人得而知之釋氏云我修行無力被鬼神覰破不釋於老𦕈之言者恐

負師訓故不樂也

褚氏管見云庚桑太史公作亢桑一作亢倉諸子中之一家也唐朝冊號洞靈真君其經云庚桑子居羽山之巔何粲註羽山在徐州莊子言畏壘指其形之拙朴畫然絜然皆顯示貌為仁知而不晦藏則不仁不知者疾之而患至掇也寧與椎鈍者居彼此无心風淳俗阜久而民樂其化願推尊之日計不足歲計有餘積絲成帛之義庚桑以為不

知已恐民歸附而為已累也夫春生秋成天道自
運聖世之民何知帝力今乃陳列子於賢人之間
我雖不自賢而猶為彼所尚是立杓於此以名矣
石也吾肯為此乎然則庚桑之居畏壘韜光未容
不能使人兼忘莫若列子居鄭圃之混融无迹也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為
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為之祥且
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

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弑父臣有弑君正晝為盜日中穴阫吾語汝大亂之本必

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郭註弟子謂大人必有豐禄而勉夫子聽之答以去利遠害乃全若攖身利禄則粗而淺曽魚鼈藏身之不若也二子謂堯舜何足稱揚哉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植穢亂簡髮數米理椎刀之末也混然一之无所作為乃克濟耳若拂戾其性以待其所尚真不足以知繼之則僞矣僞以求生非盜而何民於利甚勤

則无所復顧由於堯舜遺其迹飾偽播其後而致斯弊也

吕註老眀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楚得眀之道故藏其身不厭深眇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夫以未始有物之間而分辨堯舜何異鑿垣植蒿旣非宜而又無用唯能輔物自然而不敢為則簡易而有功不然則猶簡髮數米曷足以濟世哉聖人之治使民無知無欲以堯舜之跡觀之不

免舉賢任知卒至相軋相盜則有知為欲之大民性為其所遷亂之所由生也

疑獨註弟子謂賢有德者則尊之以位能有才者則授之以職堯舜之治尚然況畏壘細民感庚桑之德化者乎答以魚鳥不厭高深所以期免患也人欲全生藏身不厭深眇而已堯舜者真人出而應世之迹是其塵垢粃糠耳何足以稱揚哉二子之言辯不能順性命之理猶鑿垣而植蒿也簡髮數米言其小計

堯舜雖德之盛漸離天而入人莊子所以非其迹而
防其流也慮民相軋故不尚賢而无爭心慮民相盜
故絶聖知而利百倍夫賢知數物不足以厚民徒使
上下交征以至日中穴阫而不顧者皆因堯舜遺迹
致弊而然獸相食且人惡之況人相食乎
碧虛註汙瀆凡鱗所專而鯨鯨不遊丘阜狐狸所善
而虎兕不處是以道德光大俗難隱藏先善與利聖
人常事唯高遠深眇者利害莫能侵而彼全其形生

者不足稱揚也辯析賢愚將毀淳朴簡髮數米喪失混同聖人不尚賢絕聖知所以厚民使不為篡竊也而任知之士目前圖成而已豈料他日之敗哉

鬳齋口義鰌狐雖小可以主溝丘言地無小大皆有所尊先善與利名出則利入也言人有賢能人必敬之今畏壘細民樂於尊能敬賢夫子當聽之而已歟離山魚失水喻名見於世則能害身介獨也濫同蕩以堯舜二子為辯猶鑿垣而植蒿無此理也於利甚

勸言爲生甚若穴阸即穿窬之盜

弟子謂尊賢先善堯舜遺法畏壘舉而行之未爲失當答以至人藏身不厭深眇猶九淵之龍蟄而後能神也夫堯舜繼統作君功成治備莫非由仁義而行若無可疵者南華主於老氏絶仁棄義之說凡欲揚道德而抑仁義必指堯舜爲首意在拔本塞源不得不爾觀者當求其主意无惑於緒言可也故謂子雖引以爲辯猶植蒿取蕪櫛髮徒

自勞何足以濟世且仁知數物世之所尊以為可
以致治儻無道以統之但狥其迹將見姦弊橫生
豈止乎相軋相盜而已俗既澆薄切為利謀則臣
子之分有所不安君父之尊有所不畏叛倫悖理
將無不為矣庚桑不受畏壘之祝是察病於未形
而先固其本也世患何由而及哉
南榮趎蹵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
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慮營

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自得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

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郭註全形謂守其分而无攪乎生之外也目與目耳與耳心與心其形相似而所能不同不强相效兩形開而不能相得將有間之者達耳謂早聞形隅故難化也

呂註德遺堯舜而不為其无積也至矣然則惡乎託業而可以及此言邪答以人之形常保神得以生者一也豈以有物為患哉及其耳目屬乎聲色鼻口屬

乎臭味心為物之所役則形虧而不全生離而不抱
思慮營營而不止是以不能无物也唯其全形抱生
而无思慮則常心得矣安有所謂聖知仁義得存其
間哉夫耳目不别聲色心知不辯是非世所謂聾瞽
與狂也為道者則以不自見為盲不自聞為聾不自
得為狂狂與聖在念與不念之間耳我形之與彼形
固皆保神神則无方也安有閡而不闢者其所以相
求而不能相得有物間之而已趙雖云未聞道其所

知已異乎常人但未能以楚之言契之於心也

疑獨註越懼庚桑之道難至遂發惡乎託業之問答以全形抱生即老子云營魄抱一也營魄則形全抱一則生全專氣致柔無思無慮可以及此言也越未明庚桑之意謂形雖一而耳目與心不能相為用以聾瞽狂者觀之則耳目心三者各異於形矣夫豈知聾瞽狂者之所以為形全哉我形彼形俱開而外見諸理物或間之與接為搆欲相求而不能相得者六

賊為之孽也趎自知未化庚桑之道勉聞達耳而已奔蜂越雞喻已才小不能化大使之見老子所謂大而化之也

碧虛註趎問若舍賢知何業可託答以去賢則全形忘知則抱生跣淪千日斯言應矣有主不執故弗自得六根相攘故物或間之膚受者達耳神悟則徹心牛涔安有鯤鵬之化蜂房安有鵬鶚之雛理固然也庚桑所以謝趎之問者欲藏其狂言以自全而推至

理於老明耳

鬳齋口義人之心與耳目皆開也而狂者不能自得猶聾盲者之无所見聞我形與人形本開闢而无蔽今乃為物欲所間以心求心不能相得夫子教我勿使思慮營營勉以聞道庶幾其能達矣奔蜂越雞之喻義同前解

趙閗至人藏身不厭深眇遂問於何託業而可踐及此言庚桑誨以全形而勿損抱生而勿離忘思

絶慮功周千日庶幾可矣若前所云尊賢先善皆勞思而為之損形離生之本也趎猶未悟乃述中心之疑謂目與形本同而盲者不能自見耳與心之於形亦然聾者不自聞狂者不自得即連叔曰豈唯形骸有聾盲哉知亦有之今趎非形有聾盲正坐知之聾盲所以費庚桑點化形闢即覺也我形彼形俱開而應物本无所蔽及物入而為主所謂我者反為客矣相求而不能相得猶孔門云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相求而相得則子知我而我知魚矣今雖承師訓勉聞達耳未能心悟也庚桑至此无所施其功遂使就有道而求速化將无不觧之惑矣於此有以見庚桑之德不責人之難化反揆巳之不足所以廣師門之樂育躋弟子於成材者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七十